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水經注
上



鄺道元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水

經

注

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酈道元水經注原序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宜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歷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緜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瀆。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水經注目錄

第一冊

卷一 河水……………一

卷二 河水……………一六

卷三 河水……………三九

卷四 河水……………五五

卷五 河水……………七六

第二冊

卷六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過水 晉水 湛水……………一

卷七 濟水……………二三

卷八 濟水……………三七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洹水……………五六

卷十 濁漳水 清漳水……………八三

卷十一 易水 滹水……………一〇三

第三册

卷十二 聖水 巨馬水……………一

卷十三 灤水……………七

卷十四 濕餘水 沽河 鮑丘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泃水……………二五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灋水 澗水……………四四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澹水 沮水……………六四

卷十七 渭水……………八六

卷十八 渭水……………九八

卷十九 渭水……………一〇二

第四册

卷二十 漾水 丹水……………一

卷二十一 汝水……………一三

卷二十二 潁水 洧水 潁水 滑水 渠……………二六

卷二十三 陰溝水 坂水 獲水……………五四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六九

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九〇

第五册

卷二十六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濰水 膠水……………一

卷二十七 沔水……………二四

卷二十八 沔水……………三四

卷二十九 沔水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五〇

卷三十 淮水……………六四

卷三十一 澗水 涑水 灑水 濯水 瀕水 漁水 湏水……………八〇

卷三十二 澗水 蘄水 決水 泚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九六

第六册

卷三十三 江水……………一

卷三十四 江水……………一六

卷三十五 江水……………二六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存水 溫水……………三八

卷三十七 淹水 葉榆河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五八

卷三十八 資水 漣水 湘水 灘水 漆水……………七八

卷三十九 淮水 深水 鍾水 末水 洙水 漉水 澗水 潁水 廬江水九四

卷四十 漸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〇九

臣等謹案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自晉以來。注水經者

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

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於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疑後人分析以足

原數也。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埠所校。盛行於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

各按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訛。層出疊見。其中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

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槧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本鈎稽校勘。

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

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曠若發蒙。是皆我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瑯嬛宛委之祕。響然並臻。遂使前代遺編。幸逢昌運。發其光於蠹簡之中。若有神物撝呵。以待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於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於下方。至塞外羣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故於灤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錯。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爲傳聞失實。自我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爲之抉摘舛謬。條分縷擘。足永訂千秋耳。食沿訛謹錄弁簡端。永昭定論。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旣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爾。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舉人臣戴震

水經注

卷一

崑崙墟在西北。
河水案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河水下有一二等字乃明人臆加今刪去。

三成爲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案桐近刻訛作松。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案層近刻作增。一名天庭。是爲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案近刻千上有一字。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案近刻作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灋水以西。案近刻作以西北。衍北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緜褻。案近刻訛作緜。近刻訛作緜。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為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

尺六寸。案三尺近刻。訛作二尺。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

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

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案近刻脫如字。故曰。水具財也。案具上近刻。有其字。衍。五害之屬。案近刻脫此四字。水最為大。案近刻水

上有而字。衍。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

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

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

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案逝近刻。訛作遊。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案浮近刻。訛作望。風俗通曰。江河淮

濟為四瀆。案近刻。河字在淮字下。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

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陔。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河出崑崙墟。案近刻脫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案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案漢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案今近刻訛作今。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案入下近刻有于字。

山海經曰。南卽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案此十三字。當亦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山海經之間。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而注于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璇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于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水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于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

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于此也。高誘以爲陽紆秦藪非也。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卽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案近刻作

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黃帝宮。案此三字近刻卽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

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案大段朱謀埠云當作火煨非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蔥嶺已入北天

竺境于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案近刻訛作凡躡懸絙過河兩岸

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證諸史傳卽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磴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案漢書今本作二千餘里千字誤當以此爲正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

恭曰烏耗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爲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有白草。案近刻訛作白羊原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釋法顯又言度河

便到烏長國。案長近刻作葛烏長國卽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

及曬衣石尙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蒲那般河。案近刻脫般字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摩頭羅國。案逕字下近刻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

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海。四萬里也。案近刻四字。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越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詞近刻。訛作河。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恆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恆水。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卽恆水也。故釋氏西域記。有恆曲之目。恆北有四國。最西頭恆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揭國。案揭近刻。作竭下同。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河邊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縷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燃。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燃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訛作婆羅。其樹花名娑羅佉也。案佉近刻。訛作法。此花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枝扶南記曰。案枝原本。訛作芝。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案目近刻。訛作自。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見。案利近刻。訛作利。

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于恆。案近刻脫注字。恆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案利近刻脫作離。釋氏西域記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案十近刻城周圍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於此。本奄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案奄近刻作菴。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恆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案近刻作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卽盛以木函。擲恆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案好近刻作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案近刻作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樓。案西近刻作東。賊來時。上我置樓上。案此五字近刻作置我樓上四字。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卽以兩手捋乳。案捋近刻作將。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卽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案父母近刻作二父王。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猶在。案其近刻作二。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于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卽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記曰。恆曲中次東。有僧迦扇柰揭城。案近刻僧訛作申。又城下衍也字。佛下三道寶階國也。案近刻脫道字。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爲母說法處。寶階旣沒。阿育王于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

像。外道少信。師子爲吼。怖效心誠。案近刻作怖懼心伏。恆水又東。逕罽賓饒夷城。城南接恆水。案近刻作饒夷城。城南南接恆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恆水北岸。佛爲諸弟子說法處。恆水又東南。逕沙祇城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猶尙在。恆水又東南。逕維羅衛城北。故淨王宮也。案故下近刻衍曰字。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案出下近刻有池字。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案扳近刻作攀。下同。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記曰。城北三里。恆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案父近刻作佛。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案羅衛羅越。互相逆稱。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爲四姓。住在故城中。爲優婆塞。故尙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彌更脩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助成。案送近刻作送。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案近刻脫字。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尙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恆以香花供養。尙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貼著石上。逾更明也。案吉貝近刻作古貝。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尙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

于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者案一據下近刻訛作據左一據據右六字。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強水。卽于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強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于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于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于是徑詣貝多樹。案徑近刻貝多樹在閱祇北。有貝多二字。近刻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竺法維曰。迦維衛國。案近刻作迦維國脫衛字。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暉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爲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案委近刻訛作安。山川饒沃。恣所欲。案恣下近刻行其字。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云。案云近刻訛作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爲天地之中也。案地近刻訛作。恆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此中空荒無人。案近刻脫此中二字。空荒作荒蕪。羣象以鼻取水洒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恆水又東至五河口。案近刻河下有合字。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利。案舍利原本訛作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案此句下近刻有毗舍離諸四字乃衍文。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

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于中河入火光。三昧燒具。兩般泥洹。案具兩。近刻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

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巡。案由巡。即由句。書內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案弗。近邑即是

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牆闕。雕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

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

事之。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國中。案原本及近刻。並惟此城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

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餘。案二。近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北戶向塔。案

戶。近刻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案此四字。近刻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

還以錢贖塔。塔北三百步。案近刻。脫一塔字。阿育王于此作泥犁城。城中有石柱。案近刻。脫亦高三丈

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

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案此句。原本脫畫畫跡故在。恆水又西逕王

舍新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滌沙王舊城也。案瓶

沙。互相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傳山。案傳。近刻東

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四十步。案四。近復有一石窟。阿難

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雕鷲。恐阿難。案天妖通。近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